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陳君舉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弁絲屨皆藏於天府之屬既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以調大司農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寖侈○

又曰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數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綖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闊畧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徒法也非所以為禮漢因不改於是數者分於有司而太常特為儀官不與致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為司封則秩命歸於

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於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别領於内省至此併漢失之奚暇治禮耶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鄭鍔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玄冕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弁服三所謂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總而言之皆曰吉服自服弁服至弁絰是之謂凶服吉則以文飾為主凶則以質素為尚皆欲其稱事稱情而已司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或以祭或以朝或

以甸或以弔非徒以章身爲觀美也其被服以行禮則有不易之理人之觀之也亦知其尊卑之差此所以貴其辨○易氏曰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鄭鍔曰祭祀以致福福者事之至吉六冕之服謂之吉蓋專服以祭也

愚案天帝義已見大宗伯

鄭鍔曰羔裘無經緯之文而有純一之質無繡繪之巧而有自然之體其色純乎黑則以象道其物能致恭則以象禮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祀天之裘所以象其體也惟大裘之上襲之以衮故記衮謂之被言被之於其上且祀天宜尚質反被以衮蓋陶匏藁秸圓丘埽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繅以藉龍旂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盡事天之道〇陸氏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

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然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未有不用裘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俛飾之以布上玄下朱員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纁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當俛以致恭之意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黒羔皮為之冕即玄冠無旒之冕○愚案此乃注疏圖說或以服既同冕豈曰無旒是冕與裘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

裘為祀天之服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
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衮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
以文為貴○鄭鍔曰五帝雖天之佐而與天同體故
祀之服亦可得而同四圭有邸奏黄鍾歌大呂舞雲
門其玉其樂皆同其服何疑之有

享先王則衮冕

鄭司農曰衮卷龍衣也○鄭鍔曰衮之為言卷也畫
升降二龍龍之為物變化卷舒無常王者之德造化

如之故服之以致享然衮服自龍始其章九○楊炯曰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衣法天數奇裳法地數偶也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衮故王亦服衮以享之

劉執中曰書稱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舜而欲觀乎古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因於虞夏者衆矣鄭康成見

司常之職云日月為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且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周禮典命之職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袞冕十有二章明矣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日月之合為朔十有二朔而歲成天之道

也天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旂常皆有十二為數日以象其陽德發生萬物月以象其陰德養成萬物星辰以象其經緯以象四時龍以象其變化以配天山以象其生植以配地雉以象其耿介文明之美火以象其光輝化物之功○陳君舉曰變化不測而致其神之用者莫如龍崇高不移而立其仁之體者莫如山文明有體而致其禮之文者莫如華蟲此皆德之上者故會之於衣宗彝以象其芬芳事上之誠藻以象其仁物達於幽潛粉米以象其粒民徧於天下黼以象其斷割以建

中黻以象其背拂於非義。陳君舉曰宗彝宗廟之器其象之有虎所以致其義象之有蜼所以象其智作於物所以昭孝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莫如藻昭明齊肅可以烹飪者莫如火米足以養人而為粉則其利散而均黼足以立斷而又有黻則既斷而能辨比皆德之下者也故絺繡於裳績於衣者六德煥於外而心不有其功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而進退不能忘公侯而下其章數降殺以兩天子之德猶天之覆物是以日月星辰三章高邈在上非人臣之可及也玄冕者言以為衣與王衣同而無衣飾也裳則刺繡而已王祀昊天上帝則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至敬無文以事天享先王則衮冕者繼先王之志者必有為以嗣其德不可以言達作十有二章以象其德服以事之而已○陳氏曰山龍而降始山終黻終始東北也何者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土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虫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隂也故黼而在裳古者合三辰而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

陳君舉曰衮冕自龍而下九章之服享先王則服之鷩冕自華蟲以下七章之服享先公饗射則服之毳

冕自宗彝以下五章之服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自粉米而下三章之服祭社稷五祀則服之玄冕則黼而已一章之服祭羣小祀則服之夫衣服之間既又貴乎文矣而降殺以兩凡以為尊卑之等也尊卑之等既見於所服以祭祀則章天下之有德者亦不可不為之等故公之服侯伯之服推之至卿大夫士莫不各視其命之數者凡以辨之○竇氏曰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

鄭康成曰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

○王昭禹曰以周之祖廟考之先公尊於先王而所服止於鷩冕祭亦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不敢

愚案經中既説王之吉服下面開説六冕則知尸既服此王亦當服此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鄭康成曰享射享食賔客與諸侯射也○賈氏曰享食則大行人

上公三享三食之等但享食在廟故亦服鷩冕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之中亦服鷩冕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陸氏曰雉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之夏亦謂之華一名鷩也司服七章之服謂之鷩冕者則其名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鄭鍔曰鷩冕無山龍其服自華蟲以下以為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采之著冕即實以名之也享射接以粲然之文所以取於華蟲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鄭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或問荆公宗彝象孝象者奚取於虎蜼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鄭鍔曰毳冕虎蜼二物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虎西方之義獸蜼遇雨則以其尾塞鼻獸之有智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而祀四瀆亦服之者以山川通氣故也○王氏詳說曰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於外者故以虎蜼之服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鄭康成曰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

○鄭鍔曰希冕唯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罕故其

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

以為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

衣不可繡也○賈氏曰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粉米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

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王氏詳說曰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　或謂絺為細葛布上刺繡布豈可繡哉或謂其字音蕭蕭者縫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玄冕惟有黻之一章刺於裳而已其衣無章但見其玄色

黄氏曰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為序地祭以社稷見不別出則方澤不服大裘矣諸儒紛紛

蓋未嘗攷先王制祀之義。鄭鍔曰社稷五祀五岳同於血祭此則用七章之服以祀四望山川又用五章之服以祭社稷五祀蓋此言山川在社稷之上殆非丘陵墳衍之山川也指四望之山川耳何則丘陵墳衍之山川當比羣小祀以玄冕祭之不當處社稷之上觀祀五帝享先王祭社稷祭羣小祀而獨於四望山川之祭謂之祀四望山川則其尊可知

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鍔曰羣小祀者以天神言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以地神言之則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類玄者至幽之色其理則妙而不可知小神在天地間固有

功矣亦不可一一而指名之故服玄冕以祀衣既無章裳乃有黻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

○鄭康成曰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

鄭康成曰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鄭鍔曰首飾尊而在上為上之道欲其不二

愚案四望以下等祀其服若是分辨者蓋王者不以尊服臨卑將敬神以安其心也

鄭敬仲曰嘗聞諸儒之論以為章服之中羔也龍也

鷩也虎也蜼也皆取諸物羔為大裘不名曰羔蓋大裘以道言之尊天神鷩言其名則衮宜曰龍毳宜曰虎蜼而皆不言者蓋龍變化無方没其名者所以見神虎蜼二物不可以偏名也然虎蜼曰毳則鷩宜曰羽龍宜曰鱗亦不言者蓋鱗物不止於龍羽物不止於鷩虎蜼俱為毳物故也若夫宗廟彝器有雞有鳥有斝有黄獨取虎蜼為説先儒諒必有所傳

凡兵事韋弁服

王氏詳說曰王吉服九其六用於祭祀其三用於兵田眡朝六服不同同於用冕三服不同同於用弁所以尊首飾鄭鍔曰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為證韎者染赤色以赤色之韋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李嘉會曰兵不可變故上下之色如一禮圖畫爵弁其制如冕但無旒為異陸佃以謂弁如兩手相合冕而俛則弁之首舉矣王安石曰韋弁違物性而制之質而已其染赤為之則以宣布著盡為義儒者皆以為赤

色多矣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正謂兵服赤色兵事之弁用韋則皮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為武也赤者南方色火烈不可向邇其威赫然故以赤為服也

眡朝則皮弁服

鄭鍔曰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為弁言皮則其毛存也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毛有文皮其質視朝之禮以文質兩全為尚鹿之為物能求其類○李嘉會曰鹿羣居則環

其角以外鄉食則鳴以呼其羣詩之燕羣臣嘉賓取諸鹿鳴亦此也以是為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其服則十五升白布積素以為裳色白以存太古之質先儒謂弁服三其一皮弁素積天子有三朝外朝二內朝一皆用皮弁○王氏詳說曰皮弁視朝視外朝也雜記曰朝服十五升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是已若乃內服玄端也玉藻云卒食玄端而居則又非皮弁說者謂緇衣羔裘此朝服之衣羔裘玄冠不以弔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為視朝之服何也余聞諸儒之說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之服如鄉黨云必朝服

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阼階皆非皮弁服也故既夕禮云乘車載皮弁道車載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内又朝服以食蓋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禮畢而後改服以朝羣臣羣臣亦朝服以朝之是皆緇衣玄冠之朝服皮弁之朝服天子視朝之服為諸侯聽朔之服諸侯聽朔之服為天子田獵之服降殺之禮宜然天子之皮弁視朝之服以白布其後大

夫僭之故玉藻云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然天子之皮弁與朝服對言之則曰皮弁若離而言之亦謂之朝服可也陸佃云皮弁一名綦弁皮言物綦言色

凡甸冠弁服

鄭康成曰甸田獵○鄭鍔曰田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别也○李嘉會曰甸亦兵事也不服韋弁而服冠弁者弁則高廣冠則低小便於擊刺射獵也王氏曰甸方習武未有事故尚玄冠弁

服者康成以為委貌即玄冠也郊特牲曰委安所以安正容貌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玄冠禮圖謂朝服之玄冠與士之玄端大夫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天子委貌形制相同其服則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即注說○賈氏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素積以為裳此即諸侯視朝之服而王於田獵則服之豈非以田者習武事而未用皦陸佃謂冠弁服者亦玄弁也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孫子甯惠子從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云皮冠以招虞人此田事服弁服之證說者又以為皮冠乃冠弁也○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委貌周道也章甫商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即玄端也玄冠則冠弁也玄冠朱組纓為天子之冠玄冠丹組纓為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為士之齊冠玄冠之用廣矣此冠弁用於田獵者其玄冠緇衣素積歟

易氏曰兵田之弁有時用之惟皮弁乃日視朝之禮

故夏官弁師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此王之皮弁韋弁冠弁雖弁師不載考其制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弁朝服素積以為裳則冠弁韋弁之服可推○王氏詳說曰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已然韋弁惟用於兵事皮弁不止於眡朝冠弁不止於田獵但以大者言之粊玉藻之制天子玄冕聽朔諸侯則以玄冕祭天子皮弁視朝諸侯則以皮弁聽朔天子玄端而居諸侯則以玄端視朝玄冠玄端大同小異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

凡凶事服弁服

鄭康成曰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

凡弔事弁絰服

鄭康成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賈氏曰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用爵色之布用素為之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易氏曰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

侯羣臣為服亦猶人子之為父母服也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鄭康成曰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曰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賈氏曰鄭注喪服皆破升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云有事其縷其布者皆以水濯治去其垢也

鄭康成曰疑言擬也擬於吉○賈氏曰擬於吉者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

升少一升而已

易氏曰父母於子亦有服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其首服皆加弁經既葬除之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鄭康成曰大札疫病大荒饑饉大烖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晋伯宗哭梁山之崩○易氏曰素服如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王昭禹曰凡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鄭鍔曰上公九命服袞其章九王亦被袞何為公與王同余謂學經者當因經文求先王之制不當信傳注以害先王之制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者其説出於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今以此經文質之其理自明且男子之服自三章

之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驚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驚冕而下如公則上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其上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矣若夫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别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子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冕十二旒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瀍於天之大數者

非一何獨於祭則執尺二寸之圭垂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然矣○林椅曰九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鄭鍔曰天子之孤六命與子男同五章之服此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其服則三章是指諸侯之孤四命之服三章蓋其冕四旒繅四就則從其

命數也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卿與孤同大夫與諸侯之孤同三章此言卿大夫玄冕則指諸侯之卿大夫故服一章之冕玄衣纁裳蓋大國卿雖三命大夫雖再命惟與王之上士中士同爾○王氏詳説曰鄭意以為其爵同孤則同於希冕其爵同卿大夫則同於玄冕其爵同士則同於皮弁但所謂章者據大章而言别有小章則依其命數此六命之孤與四命之孤三命之卿與再命之卿所以異也雖其説無所經見然以孤執皮帛言之則可知矣天子之孤皮帛公之孤亦皮帛所以異者虎豹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鄭康成曰喪服天子諸侯齊斬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鄭鍔曰天子諸侯自旁期以上皆絶而不服蓋位尊勢重彼固不敢以戚戚於君此亦以義而斷恩惟卿大夫加以此則自孤而上不服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鄭鍔曰玄冕下有爵弁又有皮弁王之上士玄冕中士爵弁下士皮弁故諸侯之士自皮弁為首欲其引

類聚朝又欲文質相須之意自皮弁下更有玄冠服與大夫同

王昭禹曰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然典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士亦服皮弁矣

其凶服亦如之

鄭鍔曰亦有大功小功也○黄氏曰大夫凶服有大功小功無緦與喪服經傳不同或曰喪服經傳孔氏禮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鄭鍔曰自公之服以下皆言其助祭與朝王之服此則言其齊服自公以下至士之齊服吉齊則玄端凶齊則素端吉以玄衣凶以素衣皆謂之端言其幅之

正也自公而下與士皆同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其袪一尺二寸大夫以上則侈之而已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一尺八寸此所以異焉祭將以交於鬼神玄北方之色幽陰之極而道之所存也惟極乎至幽而交之以道則神可得而事故齊用玄端衣幅之端則心之端見於衣○陳氏曰古者端衣或施於冕或施於冠如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夫此施於冠者也

凡大祭祀大賔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王昭禹曰共王以衣服又奉其事也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賈氏曰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

鄭康成曰奠衣服今坐上魂衣○賈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

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座上比奠衣服也廞衣服所藏於椁中○賈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王昭禹曰所陳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陳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兆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祧於外廟者兆于四郊者其壇壝之地人情之

所易忽祧于外廟者其世數之疎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焉兆守謹於四郊内焉廟祧謹於宗廟禮之大本在是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

王昭禹曰外祀國外之祀若小宗伯所謂祀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凡國外之祀為之

兆守者皆有塋域故也○鄭鍔曰其兆之外皆有塋域典祀則掌其禁制瀆令蓋求神於此而不嚴為之禁則人或敢渫神不顧享矣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隷而役之

鄭鍔曰言祭言祀尊者當祀卑者當祭

鄭康成曰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埽之徵召也○李嘉會曰外祀不在四郊之内祭時時脩除則脩除有時不慢於神亦不瀆於神役之作使之

鄭鍔曰當祭祀之時則脩除其兆之壇域草之荒塞

帥其屬之下士二人共掌而所役之人則徵諸秋官之司隷蓋司隷有徒二百人以給勞辱之事○李嘉會曰役於司隷則不勞民祟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鍔曰及祭殆人君躬出郊而有事於兆域之時乎○王昭禹曰厲禁謂藩厲禁止之地蹕所以止行者

將祭帥其屬則以脩治為事而致其潔及祭帥其屬則以禁止為事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

之義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愚案祧字見小宗伯

張氏曰周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一昭一穆

○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奄八人

王昭禹曰遠廟為祧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言祧則廟可知○鄭鍔曰祧之為言乃國家基業兆於此其神已遠超而去也○陳氏曰廟

所以象生之有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所不變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張氏曰守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項氏曰廟謂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祧則遠祖先公則祧于后稷之廟○鄭司農曰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鄭

康成曰遺衣服大斂之餘

王昭禹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餘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爲不可褻而忘亦所以示其體物不遺之意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王氏曰其遺衣服藏於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所謂

各以其服授尸蓋以其所服各有稱也○鄭康成曰
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程氏曰古人祭祀
用尸極有意人之寬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
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心齊潔
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
遂不肯行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鄭康成曰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王昭禹曰廟則

近而親祧則遠而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故守祧黝堊之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禮降殺有漸其間五廟則有司脩除之即隷僕掌五寢埽除糞洒之事屬乎夏官者二祧之禮殺矣委之守祧黝堊而已

○李嘉會曰女祧與奚可黝堊否葢黝堊者常令其新潔非自為之主掌其黝堊之事耳

鄭司農曰黝讀為幽幽黒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

鄭康成曰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常主脩除守祧常主黝堊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康成曰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賈氏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刌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此言脊似誤○王昭禹曰其隋則埋以藏之○王氏曰隋肉謂之隋隋蓋尸祭之餘易氏曰藏其隋則埋於西階之東其服則藏於廟祧亦以明神所依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六

周禮訂義卷三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愚案世婦在天官者是内命婦即二十七世婦之數在春官者是外命婦乃在朝六卿之妻或謂以卿為世婦非也既以婦言安得以卿為之然每宮卿二人者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其夫曰卿其妻

為世婦者亦以卿之爵稱之觀其職曰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必是因王后有祭祀賓客之禮事在外者非內人之所可與臨時而設此職主此禮耳所以屬於禮官

薛平仲曰春官世婦則主六宮之禮者也官以世婦名蓋禮行於六宮之世婦則世婦以贊九嬪九嬪以贊夫人夫人以贊王后事固有所由始故其官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以主其禮於外而奔

走往來於其間事有關於六宮之人是以女府女史女奚有非府史胥徒之比世儒謂皆奄人居之若內小臣之奄上士殆不然先王於內小臣之用奄如將槩謂之奄恐後世無復以德選如將直謂之上士又恐後世以外官充之命曰奄上士必奄人有上士之德者其為後世之防嚴矣況為卿為大夫而可以奄人居之乎特未攷夫主禮於外不能不以奄人為解

○王氏詳說曰后宮之官內宰以下大夫為之視王

之宰夫世婦以卿為之視王之小宰列內宰於天官列世婦於春官者以世婦所掌不止后宮之事而及於內外宗耳

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鄭康成曰女宫刑女給宫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齋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鄭鍔曰天官世婦祭之日涖陳女宫之具涖陳在彼而校比之在此也

詔王后之禮事

鄭康成曰薦徹之節○鄭鍔曰世婦詔之於外內小臣詔之於內詔告之以其時之早晚○王昭禹曰內宰詔后禮樂之儀則見於周旋動容者也世婦詔王后之禮事則祼獻薦徹之節也非特儀而已內小臣擯詔后之禮事其詔蓋始於世婦內小臣又從而擯焉

帥六宮之人共齍盛

王氏詳說曰齍盛之奉雖出於帝耤獻其種者六宮之人帥女宮而濯摡為粢盛者又二十七世婦之事

則其共之者非六宮之人其誰歟

王昭禹曰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小宗伯世婦則帥之而已○鄭鍔曰天官世婦言帥女宮濯摡為齍盛所帥者刑女耳為之於未共之前此所帥者六宮之人共之於正祭之日

相外内宗之禮事

鄭鍔曰皆佐后於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失禮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賈氏曰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灋故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鄭鍔曰比之師之詔之相之皆如祭祀焉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王昭禹曰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則比其已哭者○鄭康成曰苛譴也

凡王后有拜事於婦人則詔相

黄氏曰王於諸臣有拜王后於婦人亦有當拜者世

婦詔相恐失其節○王昭禹曰王后有擀事於婦人唯大喪而已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世婦則以言詔之以事相之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鄭康成曰主通之使相共授○鄭鍔曰世婦朝臣也兼統內官之事故可以通內外之令內事與外官相聯而外官所當供備者則世婦為之傳達○黄氏曰世婦掌之葢得糾正之也后事則授內小臣使達之

王氏詳說曰婦人不預外政而内豎掌内外之通令世婦内事有達於外官葢不能無好事於四方亦不能無好令於卿大夫但女謁不行耳

總論

鄭鍔曰先王於六宫之人既有小宰又有内宰又立世婦之官掌之如是其嚴葢小宰内宰治其政以整齊於内世婦掌其禮以詔相於外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鄭鍔曰內宗無數凡內女之有爵者皆謂之內宗以其與王同宗故掌宗廟之祭祀○陳君舉曰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女子生於王族乘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內女為內宗外女為外宗列於禮官之屬其職在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名南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王同姓姑姊妹之女子乎所以為王化

之基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賈氏曰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卽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鄭鍔曰謂之加者加於九獻之外九獻為正獻其他為之加爵故所薦之籩豆謂之加以象生時饋之有加其掌之也以助王之致孝享

劉執中曰九嬪贊豆籩之薦徹內宗又贊九嬪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鄭康成曰佐傳佐外宗○王昭禹曰卒食之禮以樂徹于造方其以樂徹豆籩則后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鄭鍔曰凡祭之始終皆用樂以致神而之歡心周頌禘大祖歌雍以徹既祭而徹王后之職后徹而傳之內宗佐之也

賔客之饗食亦如之

王昭禹曰徹豆亦如祭祀○鄭鍔曰其薦其佐皆然也

王后有事則從

王昭禹曰王后有事則從者則吉凶之事皆在焉

大喪序哭者

鄭康成曰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王昭禹曰序宮中之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

賈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謂薨於本國王遥哭之則

婦人不哭婦人無外事

王昭禹曰内宗亦為之序哭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鄭康成曰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

○王氏曰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焉乃往内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康成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易氏曰王輿姓之有爵者

陳君舉曰宷內外宗無人數恐是祭時旋立之官非常有也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賈氏曰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鄭鍔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節非惟佐王后薦之

又當眡其實盍豆實醢人共之內宗又臨視之及以樂徹則亦佐后○項氏曰外宗異姓之女跡於內宗故佐薦而已又掌眡豆籩之實其事詳也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鄭康成曰贊猶佐也○賈氏曰羞進也齍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贊者亦佐后進之○鄭鍔曰以樂羞齍與祼獻亞獻之時皆佐后○劉執中曰佐九嬪也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鄭康成曰獻獻酒於尸○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酳尸后亞王為獻也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康成曰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王昭禹曰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謂此也○劉氏曰贊之如贊后之禮

小祭祀掌事

鄭康成曰小祭祀謂在宮中○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瀀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泰厲是外

神后不與惟有門户竈而已○項氏曰宫中之祀與

饗皆掌事

賔客之事亦如之

王昭禹曰内宗賔客之享食佐后傳豆籩外宗賔客

掌事如小祭祀之事則非特傳豆籩之事凡賔客之

事皆賛后

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内内外宗及外命婦○賈氏曰若内命婦

則九嬪叙之

王氏曰内宗大喪序哭者則與宫中之哭者叙焉外宗叙内外朝莫哭者則叙内女外婦之序哭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冢封土為丘壠象冢而為之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禮而至於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嚴其

丘封之制冢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墓以寓其哀慕之思墓大夫則以施之國人之衆禮之所重莫加於此則以下大夫二人掌之然不得不可以為悦無財不可以為悦此又職喪之所由設也禮莫嚴於始尤嚴於終此又三官所以見於典禮之末也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

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則掌焉○易氏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鄭康成曰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王昭禹曰葬者則依圖授之地也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劉執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王昭禹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相從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鄭康成曰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

賈氏曰諸侯卿大夫士謂上文先王子孫爲畿内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爲先王是昭則子爲穆居右父是穆則子爲昭居左爲卿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各以其族者謂

次第假令同昭穆凡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各以其族互相通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鄭康成曰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王昭禹曰死政者既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所以絀之

凡有功者居前

鄭康成曰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易氏曰既

入兆域又居前列示勸而已○黄氏曰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有功者各居其前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鄭康成曰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賈氏曰周禮丘封高下之數無文故鄭以漢法況之案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仭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王昭禹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

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葢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鄭司農曰既有日既有葬日也○鄭康成曰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劉執中曰請度深廣制度於冢宰而小宗伯涖之冢人甫始穿地以為竁○鄭司農曰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王氏曰凡祭為尸皆取所祭之類故宗廟之尸

則以其昭穆之同山林之尸則以山虞窆墓之尸則以冢人

及窆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

鄭康成曰隧羡道也度丘與羡道廣袤所至○賈氏曰左傳晉文公請隧不許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羡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羡道上無負土然則隧與羡别而鄭云隧羡道者對則異散則通

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賈氏曰衡横也謂以木衡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大夫卑不得以木横之直有棺傍咸耳以

紼繫之而下棺也

及葬言鸞車象人

鄭康成曰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賈氏曰先鄭以象人謂以芻為人後鄭不從者以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鄭康成曰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鄭康成曰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劉執中曰將葬則語以飭戒之

及窆執斧以涖

鄭康成曰臨下棺也○賈氏曰鄉師職云執斧以涖

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也

遂入藏凶器

鄭康成曰凶器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賈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

本位墓域即上文兆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

得近之王氏曰若墓大夫之巡墓厲也○鄭康成曰禁所以為塋限○賈氏曰謂禁制不得漫入○王氏曰若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凡祭墓為尸

鄭司農曰為尸冢人為尸○鄭康成曰祭墓為尸或禱祈焉○王昭禹曰凡祭墓為尸非特甫竁為之尸○張氏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

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攷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之盛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享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抑精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賈氏曰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

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王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竁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賈氏曰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墓即葬地○陳君舉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而

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僭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絶於有司利害煩省異矣

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

鄭康成曰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族葬各從其親○黄氏曰司徒本俗聯墳墓此獨國民耳

劉執中曰民遂其私而害先王喪凶之禮者以無禁令故也

正其位掌其度數

鄭康成曰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易氏曰度數多寡也○賈氏曰鄭見有爵者謂本為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為卿大夫士則其葬不離父祖

使皆有私地域

鄭康成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鄭康成曰爭墓地相侵區域○易氏曰聽其爭則族葬不至相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賈氏曰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鄭康成曰厲塋限遮列處○賈氏曰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鄭司農曰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賈氏曰萬民墓地於族葬地中央為室萬民各自守之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

義死則為之地域而守其丘樹則為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王氏曰職喪上言諸侯下言卿大夫士又言凡有爵

者色三公矣○鄭康成曰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葬也○劉執中曰凶喪之禮下達萬民苟無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中而僭於上者有不及於中而遺其親者是以職喪掌之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虞祔祭禭含贈皆有定濾不可過不可不及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鄭康成曰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有事謂

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劉執中曰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鄭康成曰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賈氏曰先鄭以號為謚號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誄不在此故後鄭不從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祝辭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鄭康成曰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

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易氏曰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

愚案治其喪已見宰夫此則趣其事而已

周禮訂義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黄譽

周禮訂義卷三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大司樂樂官之長○王氏詳說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孝文時得魏文侯好古樂之人竇公獻其書乃今之大宗

伯之大司樂章若夫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儒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薛平仲曰司樂則總其樂之大者樂師則總其樂之小者自其大者言之由律同聲音六舞之合足以默交於隱顯之間非探索於樂理之至者不能也則司樂之官可不以中大夫居之乎自其小者言之由步武疾徐之儀足以致養其和平之德非研窮於樂之

微者不能也則樂師之官可不以下大夫居之乎彼胥也者隨事之小大而致察焉然上下相承而不容缺則又二官所以繼於後也○陳及之曰大司樂之官今之國子監祭酒而其下樂師大胥小胥今之司業博士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鄭鍔曰周人立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為成均水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禮者就瞽宗

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惟天子承師問道及養老更之類乃就辟雍（○陳氏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故大戴禮有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之文葢周人立四代之學禮記云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云瞽宗商學也（○崔氏曰宗尊也瞽無見之稱瞽童蒙無有所識為瞽蒙之尊又瞽宗者樂官教國子弟樂訓道童蒙故因為學名陳氏曰以樂祖在焉曰瞽宗）○然上庠下庠虞也東序西序夏也（○陳氏曰以習射事曰序）左學右學商也（○陳氏曰居右曰右

學東膠虞庠周也○陳氏曰以糾德行曰膠不見成均為何代之學獨董仲舒謂五帝學康成從之他無所見或者以成均為辟雍豈其然歟名曰成均者蓋德不能無虧性不能皆平樂之為教所以成之均之○陳氏曰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易氏曰成其行之虧均其習之偏五帝即此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國子弟之法有虞之世命后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所以為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所以為成均之教令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則於規矩之中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為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激勸之術是乃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有道有德者使表儀於上

訓廸於下如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成均焉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先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王氏詳說曰三王之學各異其名所謂東序與瞽宗是已但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所傳者總名耳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夫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於虞庠是已成均云者國之大學所謂養國老於上庠是已鄭氏以成均為虞庠失之矣蓋命夔典樂教冑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

之庠總名必取於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陳氏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達于朝故也

陳蘊之曰建立也周人以成均之舊灋以立國之學政合聚國子弟將以此教之○鄭鍔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有政政者教之養之勸之沮之之術必掌成均之灋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

樂所掌者樂官之瀍以治學政則於他學之瀍無預可知○呂氏曰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葢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漢太常典樂兼教胄之任亦此意歟○禮庫曰這一箇所在不是官司秦漢以後錯把做官司看了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刑罰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

總論教國子官屬

孫氏曰均之為國子弟也而有嫡庶貴賤之別士庶子入衛王宮出守城郭奔走於會同軍旅祭祀賓客之事惟貴遊之子弟不預焉其衛王宮版在宮伯而教之屬於師氏以師氏之尊且嚴故貴遊子弟雖無宿衛之役亦從而學焉大司樂掌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蓋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常在學者○愚案周禮全不說太子惟諸子說一句其他只說國子庶子子弟蓋古者太子入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其餘不常在學則籍在諸子而教在大

胥小胥不過春秋合之而已先王之於國子何所不用其教哉惟貴遊有國子則賤不至於妨貴諸子有別乎適子則庶不至於奪適防微杜漸之意深矣○陳蘊之曰司樂一項官專教子弟意極深先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為終始既與他父兄共維持天下子弟善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若不善便見得後日天下不會治血脉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早思慮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李景齊曰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則保氏養國子以道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也教國子之官雖不一而成均之灋特見於大司樂以樂為主耳人而未至於樂不足以語學之成故古之教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蓋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所以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者莫急於此

呂氏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有德者

使之教國子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以此見古人立心至公規模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鄭鍔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後覺知人之祖周人作樂之詩名曰有瞽有瞽而瞽矇乃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為瞽矇之所宗瞽宗之中而祭之使後世知其為明樂之師儒賈氏曰

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王昭禹曰古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食於養老則祭先老皆以示其不忘本也又況以道德而教者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以示其不忘於所教歟○呂氏曰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設教有如時雨之化人自不能忘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呂氏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

之物而已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何故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如坤固是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以中為忠才改一字便看不得中和分明一个中字其義無窮祇敬之謂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

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中説其端亦可見一箇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祗敬祗之端條暢流通庸之端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此謂樂之德○易氏曰德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即中和而體之以至誠謂之祗即至誠而達於日用常行謂之庸庸用無不通之謂由是推之於事親從兄之際謂之孝友此古聖賢踐履之實行大司樂乃以為教國子之樂德者猶孟子謂樂之實

鄭鍔曰教萬民以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獨教國子則取六德之下取六行之上者而教之至祇庸二德則萬民無預焉蓋教民之道責以六德或不責其行責以六行或不責其德國子德行欲其兩全故成之以樂謂之樂德六德之下者能之其上可知六行之首者能之其下亦可知祇庸所以進乎德行惟祇則於德行不敢忽惟庸則於德行不敢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鄭節卿曰樂語非特詔樂者歌詩章凡是教導言語之間以樂教之便謂之樂語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是感發人處謂之興○鄭鍔曰興如詩人之興因物以感發其心之所欲言者○鄭康成曰以善物喻善事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鄭鍔曰道如撢人所謂道國之政事之道事有隱意則以言而導達之○鄭康成曰言古以剴今○王氏曰直道其事○呂氏曰道者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謂之諷所謂倍文曰諷○鄭鍔曰諷如諷諫之諷微言以寓意○王氏曰諷以動之以

聲節之曰頌○鄭鍔曰誦如誦詩之誦諷古人之言而告之○王氏曰誦人之言抑揚高下使自得之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謂之言獨說是教者自言學者無所答問○鄭鍔曰食不語寢不言則言語異矣自言其已心之所藴者曰言以言而與人應答則曰語○鄭鍔曰國子他時公卿大夫則奉命周旋出入專對之人故以樂而教之語則出言之際和而不暴矣黄氏曰詩之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蓋發於中和祗庸孝友故謂之樂語孔子曰不學詩無以

言○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而中和祗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與后夔典樂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呂氏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王昭禹曰舞有大小者蓋古之教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小子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大司樂所教者成人也

鄭鍔曰國子者將使之奉祭祀待賔客揖遜升降以行禮者容儀之際尤不可不中節故以樂而教之舞黃帝之樂名曰雲門大卷言德能覆物物由之以出如門○陳祥道曰雲為天之氣門者萬物之所資以出入者卷聚也又言其明民共財使有族類之聚也堯之樂名曰咸池咸言其德之感民池言其潤澤之久○鄭康成曰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以其繼堯而治故曰磬大夏禹樂以其治水之功大故曰夏○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李嘉會曰

大夏者文德敷于四海文明如華夏也大濩湯樂以能護民也○鄭康成曰湯以寬治民除其邪虐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以武定天下也○鄭康成曰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以樂而教之舞形容六聖之德則舞應樂節而可觀矣○薛平仲曰周所以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謂夏商之後樂記曰封黃帝之後於薊以下是也周人既瀍其瀍故兼用其樂○李嘉會曰自黃帝至周非無他樂必取此六者以其樂純正而音節之備也

總論

鄭鍔曰德所以成己語所以接人舞所以事神先能成己然後可以接人而事神教之之序如此○王昭禹曰國子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將授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乎以樂成其德謂之樂德以樂達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

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舜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終於皐舞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賔客以説遠人以作動物

鄭康成曰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隂聲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王昭禹曰名之曰律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

而宣之名之曰同以其為律之偶而同於陽六律又謂之六始以其始於陰之氣六吕又謂之六同六間蓋吕言其體間言其位同言其情總言之皆所以述陰陽之氣故皆謂之十二律○鄭康成

注大師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黄鍾太蔟姑洗蕤賔夷則無射陰聲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曰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黄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吕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

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賔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吕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隂陽六體為之黄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

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
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㽔賔之九四㽔賔又下生
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
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
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
取妻而吕生子○賈氏曰同位象夫妻者黄鍾之初
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初是象
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者謂林鍾之初六上生太簇之
九二初二為異位是象子母也但律所生者為夫婦
吕所生者為母子律所生者
常同位吕所生者常異位

楊謹仲曰鄭氏謂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其説未然蓋以此論律自黄鍾九寸損之為六寸林鍾益之為八寸自此以後愈損而律管愈短雖有益而不加長則自九而六自六而八可見矣積六下生五上生至仲吕而管極短不可勝吹殊不知陽中之陽則下生而損一分至陰中之陽則下生者反當益陰中之陰則上生而益一分至陽中之陰則下生者反當損而後十二管之長短乃均今攷鄭氏所言

管之長短則既均矣自與前言不應不可不辨何者應鍾上生蕤賓固已益矣自蕤賓而生大吕雖下生蕤賓乃陰中之陽其數已不足又當益之故蕤賓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復三分而益一以下生大吕乃得大吕之管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前配黄鍾之九寸故與太蔟之八寸處其中而適均若拘下生當損之則損蕤賓之一分以下生大吕則大吕之管止長四寸二分有竒與前後不

均惟自蕤賓而後下生者反益之上生者反損之積

而至仲呂乃得十二管之長短均調此上下相生損

益之義不同鄭未得之故不得不辨若十二管長短

之數鄭之所述已得之

愚案鄭氏損一益一之說律呂長短之數已得之

但必以損者為下生益者為上生未然蓋上下二

字乃係於律呂之陰陽凡陽律生呂皆為下生陰

呂生律皆為上生損益二字不係於上下故律生

呂雖皆損一而亦有益一以下生呂者若蕤賔陽律反益以生大呂故大呂之管比蕤賔為長其生則止曰下生其呂生律雖皆益一而有損一以上生律者若大呂陰律反損以生夷則故夷則之管比大呂為短而其生止曰上生耳若漢志謂律皆損以下生呂呂皆益以上生律則長短之數不合鄭康成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王氏曰六律六同以考五聲五聲以成八音八音以節六舞六舞以大合樂○王昭禹曰至於興舞則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

備此其所以大合樂歟○李嘉會曰八音八方之氣也一有偏勝而八方之風為之不順左氏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也○鄭康成曰大合樂謂徧作六代之樂○賈氏曰大合樂者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此所合樂即下云六變八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然合樂在下神後而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樂事重故進之在上王氏詳說曰大司樂謂天地神人之大祭薦神之樂又言下神之樂正所以重其事薦神之樂謂朝獻饋獻時下神之

樂謂禮天地以璧琮與人鬼以鬱鬯時也○鄭康成曰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鬽動物羽臝之屬虞書后夔所言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王昭禹曰先王作樂所以導和其和至矣則大同於物故奏之郊廟則幽而鬼神由此致賜之諸侯則明而邦國由此和或奏之鄉射或奏之鄉飲則內焉萬民由此諧或奏之燕或奏之享則外焉賓客由此安夷蠻閩貉戎狄之君其來朝也與之燕焉樂以此作則遠足

以悦遠人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羽蠃之族鱗毛介之類所謂動物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作動物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薦神之時為言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次祭祀為言自凡六樂者以下為一節謂四方百物之小祭祀為言自凡

樂圜鍾為宫以下為一節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為言○鄭康成曰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王氏曰分律而序之自黄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吕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易氏曰六律以左旋為序六同以右轉為序六舞以歷代之先後為序○賈氏曰分樂而序之與下為總目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尊卑有序故曰序

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

薛平仲曰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以六代之樂分用

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用二調者還取一陰一陽相對為之合奏者堂上四縣鍾聲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庭奏者常以陽律為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為聲欲其相配

鄭鍔曰黄鍾者建子之律一陽所起六律之根本大呂雖非六呂之首然其位在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奏黄鍾必歌大呂之調取其合也○易氏曰雲以

象天之施黄帝之樂黄帝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於黄鍾之子應以大吕之丑是黄鍾為六吕之首大吕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陳縕之曰此天神當用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

劉迎曰天神即樂六變而皆降之神鄭既以祀天神為五帝及日月星辰又謂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不知受命之帝何所據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鄭鍔曰大蔟者建寅之律陽聲之第二應鍾雖非陰聲之第二然其位在亥寅與亥相合之辰故奏大蔟必歌應鍾之調取其合也

易氏曰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樂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大蔟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大蔟為六律之次應鍾為六同之次咸池為六舞之次以祭地示類也　陳藴之曰此地示當用三陰爻生

之月萬物秀實之時劉迎曰地示即樂八變而出者

鄭既謂地示則主崑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

知神州崑崙何所據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鄭鍔曰姑洗者建辰之律陽聲之第三者也南呂雖

非陰聲之第三其位在酉辰與酉相合之辰故奏姑

洗必歌南呂取其合也

陸佃曰南呂則陰之所成者事

易氏曰磬紹也言舜之繼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祡望於方嶽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神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呂氏曰康成以此言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非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鄭鍔曰蕤賓者建午之律陽聲之第四者也函鍾非陰聲之第四然其位在未午與未相合之辰故奏蕤賓必歌函鍾取其合之義○鄭康成曰函鍾一名林鍾○陸氏曰林鍾以夏為

庇物言之〇李嘉會曰林者物已成林坤當涵而養之故曰函見蓄養萬物

易氏曰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夏之樂起於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鍔曰夷則者建申之律陽聲之第五者也小吕雖非陰聲之第五然其辰在巳申與巳相合之辰故奏夷則必歌小吕取其合也〇鄭康成曰小吕一名中吕〇陸氏曰小吕則陰之

所萌者小也

易氏曰濩養也言成湯弔伐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於夷則之申應以小吕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蓋主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也〇鄭康成曰先妣姜嫄也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宫閟神之也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鄭鍔曰無射者建戌之律陽聲之第六者夾鍾雖非陰吕之第六然其辰在卯戌與卯相合之辰也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鄭康成曰夾鍾一名圜鍾○陸氏曰圜鍾以春為主規言之○李嘉會曰圜物始生也卯者日之始故曰鋭

易氏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於無射之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於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

基於此亦其類也○劉氏曰周之先祖惟后稷詩之雖言禘大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於姜嫄則凡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為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先王自王季而下非始祖矣天作言祀先王先公司服言祀先王則袞冕祀先公則鷩冕必明指先王先公言之今享先妣既云姜嫄知先祖為后稷昭然

項氏曰奏者播之於器歌者詠之於聲舞者動之於

容

王氏詳說曰司服所以依於王其尊卑先親而後疏司樂所以薦於神其尊卑先外而後内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劉執中曰六代之樂雖不同皆用五聲旋相為宫以成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鄭鍔曰以五聲文之使節奏次序如錦繡之成文欲其聲之交錯以八音播揚之○鄭康成曰播之言被也使音調

疏暢如農者播穀之播欲其音之發散蓋六樂之奏象其類稱其德因其數著其義至於作樂則必須五聲八音以文之播之然後樂成而可觀聽也○李嘉會曰八者之聲無以文之則金自金石自石矣○王昭禹曰五聲所以成八音故先五聲後八音○愚案說見大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鄭康成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王昭禹曰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奏謂之變○王氏詳說曰六經之言有也有以變為闋者郊特牲所謂樂奏三闋是也有以變為成者如簫韶九成是也有以變為終者鄉飲酒義所謂笙入三終是也曰變曰闋曰終是或一說也

劉氏曰六樂而文之五聲播之八音其為樂亦大矣

非祭天地宗廟不用先儒止見其致羽物臝物之屬謂大蜡索百物之祭不知大蜡止息老物樂田夫而已六樂豈用於此乎○鄭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用㽔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黄鍾為均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鄭康成曰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賈氏曰大司徒有原隰此不言原隰故知土示中有原隰可知不言原隰言土示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謂社也

劉氏曰象物蓋日月星辰之屬易言天垂象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日月星辰亦可謂之象物保章氏謂凡此五物蓋云日月星辰星土䖏云有象而非物乎

〇鄭康成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鄭鍔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於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

〇王昭禹曰羽物輕疾而川澤則虛致之易故

一變而致羽物蛙蠙之屬比羽物為重遲山林草木所集比川澤為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水族又重遲於羸物丘陵積土之為篤又實於山林故俟乎三變毛物虎豹屬其體又重遲於鱗物水崖之墳下平之衍水上交而其體丱又實於丘陵故俟乎四變介物黿鼈屬尤為重遲土示則其勢在下尤為實故俟五變而致之象物恍惚無形天神則遠人而尊致之尤難故六變而後致之

易氏曰分樂之序則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祭地祇與求神之樂大同小異其言大濩以祀先妣大武以祀先祖則與九磬九德一用於宗廟不同天地有一定之體故樂不容於或異人鬼有宗廟有祧廟祭灋

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宗廟則七廟也先妣先祖則廟與祧皆異茲其樂所以不同

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

愚案禮記謂十二律旋相為宫何此獨用三者為

宫學者疑之

鄭康成曰圜鍾夾鍾也〇鄭鍔曰不曰夾鍾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也〇王氏曰圜鍾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宫宜以帝所出之方故以圜鍾〇陳暘樂書曰天圓覆為體不曰夾而曰圓與易乾為圜同〇薛氏曰大道著乎東而本統起乎北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故祭天神用寅卯辰之律曰大蔟圜鍾姑洗是也然不可違其本統也黄鍾為天統故兼取北方之

律而以黃鍾為角〇鄭鍔曰十二律旋相為宮先王用樂各以其義類取聲而用之天功始於子故用黃鍾為角角言功之始天功成於寅故用大蔟為徵徵言功之成天功終於辰故用姑洗為羽羽言功之終也〇王氏詳説曰黃鍾為陽律之一大蔟為陽律之二姑洗為陽律之三〇王昭禹曰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者是三者律呂之相繼相繼者道之序天任道也

王氏詳説曰宮角徵羽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且如圜鍾為宮宮數八十一黃鍾為角角數六十四大蔟為徵徵數五十四姑洗為羽羽數四十八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

蔟為徵應鍾為羽亦如其數此所謂宫角徵羽者以清濁為先後之序也律歴志所謂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相生為先後之序也○薛氏曰五聲有商而祭與佩玉無商者鄭康成曰祭尚柔商堅剛揚收曰周祭天地不用商者以商聲剛而角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趙塡曰商聲金周家木德金能尅木作者去之或曰五音相生宫徵居前角羽居後商實在中人位也祭祀而去人聲示盡心於鬼神又

曰聲不用商惡殺聲也以數說攷之則不用人聲者為當商中聲也降與上下之神則虛其中聲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嘗以十二律旋相為宮之瀍求之一律合五音則十二律皆有商聲若黃鍾為宮正也以無射為旋宮則黃鍾為無射之商若大蔟為旋宮則姑洗為大蔟之商此旋相之瀍○鄭司農曰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鄭康成曰八面○鄭鍔曰管用特生之竹取陽數之奇雲和先

儒以為山名於此取材為琴瑟將以名乎至和故有取也六代之樂雲門為首天神最尊故用之○王昭禹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鄭鍔曰樂用圜鍾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員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而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禮○易氏曰凡樂有本有用有變自圜鍾為宮至姑洗為羽

此樂之本自雷鼓雷鼗至圜丘奏之此樂之用六變而天神降此樂之變三者舉而樂之終始備矣

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鍾

○陳暘樂書曰地以含洪為德不曰林而曰函以見含洪之意

薛氏曰林鍾丑之衝為地統與其他之律皆相生之次而用以祀地地静而不變以生為本故以相生為用不與圜丘宗廟同○王氏詳說曰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吕以姑洗數多而南吕數少耳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鄭鍔曰地功始于寅故用大蔟為角角言功之始地功成于辰故用姑洗為徵徵言功之成地功終于酉故用南吕為羽羽言功之終

鄭司農曰靈鼓靈鼗四面○鄭康成曰六面○鄭鍔曰天神

而地靈故以靈名其鼓與鼗○鄭康成曰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鄭鍔曰取其旁生之枝空桑山名○王昭禹曰空桑則以陰道為常乏○愚案咸池見本職前○王昭禹曰言地示則大示社稷五祀五岳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以類而畢出○劉執中曰陰生而祭地以助乎坤元資生之德○薛氏曰陰以方為體性静地陰而静故為方丘在國北之澤以祀之亦各從其類○陸氏曰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此謂為下必因川澤

鄭鍔曰樂用林鍾言地為萬物之君終於南吕象其作成萬物之效鼓蕤言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衆空桑言其道無所不容咸池言其澤無所不徧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祭之日用夏至一陰始生之日以類求類如此安有神之不出乎

凡樂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王氏曰黄鍾正北方之律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鬼無乎不之求人鬼而禮之其樂之宫宜以死者所首之方故以黄鍾○陳暘樂書曰人位天地之中以成故宫曰黄鍾與易黄中通理同意

薛氏曰人道終乎北而本統在乎東北方玄武虚危有宗廟之象故享人鬼用亥子丑之律黄鍾大吕應鍾是已然不可違其本統也大蔟為人統故兼取東方之律而以大蔟為徵○鄭鍔曰人鬼之樂與乎天地取其精神魂魄所出入之

地以為始終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方萃於幽陰之地始于十一月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然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惟羽聲獨遠於他樂始于十一月終于八月天地歲事之一終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王氏詳說曰大吕與黄鍾合子丑也應鍾與大蔟合寅亥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之

鄭司農曰路鼓路鼗兩面○鄭康成曰四面○鄭鍔曰路大也以路名鼓以象先王之功大也○鄭康成曰陰竹生於山北者○鄭鍔曰象鬼神之幽陰也 龍門山名○鄭鍔曰龍

門之山取材為琴瑟以象先王之德變化無方

鄭司農曰九德之歌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德之功皆可歌也謂之九歌〇賈氏曰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九德為政之具故特與天地之神〇鄭鍔曰言先祖之功德及民

鄭鍔曰磬舞次於咸池取能繼紹之意〇王昭禹曰九德九磬以人之所致養乎内外而盡善盡美者也

賈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

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為之

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路鼗作之於始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閒歌於堂上又以禹九德之歌舜九磬之舞節樂於堂下葢以路為人道之大九磬九德言后稷基於舜禹之世而奏之於宗廟者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賈氏曰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

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

而分周公左名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薛氏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宫之本數為終黄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為終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為樂終非謂本數為三也

葉水心曰古人皆指其實不想象而言人鬼不言出

鬼固依於人古人不以致神祇為難而以天地神明得其所安為難

劉氏曰祀天圜丘祀天帝也祭地方澤祭地示也享人鬼於宗廟后稷已下先王先公也先儒言三者皆禘大祭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天神地示謂之皆禘大祭可乎又言天神主北辰地示主崑崙則是祀天又非昊天上帝祭地又非地示既言人鬼主后稷又援祭灋禘嚳而郊稷祀天圜丘以帝嚳配則是夫

子郊祀后稷以配天詩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之說皆不足信多自背戾如此

周禮訂義卷三十八